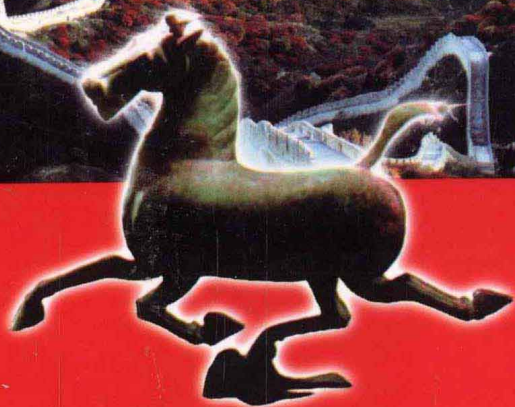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少年百科

QINGSHAONIAN BAIKE

辕门锦囊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 编写



辕门射戟逞英豪，
锦囊妙计安天下。
雄韬大略出奇兵，
令行禁止，逢战必赢。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青少年百科

qing shao nian bai ke

辕门锦囊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少年百科/顾永高主编…喀什: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;乌鲁木齐: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2004.7

(中小学图书馆必备文库)

ISBN 7-5373-1083-1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科学知识—青少年读物

IV. Z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40604 号

青 少 年 百 科

辕门锦囊

国家新课程教学策略研究组/编写

新 疆 青 少 年 出 版 社
喀 什 维 吾 尔 文 出 版 社

出版

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8000 千字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1—3000 册

ISBN 7-5373-1083-1

总 定 价:2960.00 元(共 200 册)

前 言

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。人类进步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历史。

虽然人类面对世纪的展望是和平与发展。但是，无论和平的愿望多么的美好，发展的愿望多么的深切，战争却每一天仍在地球上不可避免的发生。

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的战争中，能不能打赢？怎样才能打赢？这是一个从来都古老而每一次又超前的问题。为了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在人类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中，渐渐有了血与火凝成的智慧结晶——兵法。

泱泱华夏五千年，历经无数硝烟战火的洗礼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渐渐涌现出一大批像《孙子兵法》这样卓著的血泪结晶。虽然现在我们处在和平年代，但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作为年轻一代——祖国的未来，学习一些古人久经考验的战争智慧是有必要的。

该系列汇集了中华五千年来最经典的数十部兵法韬略，学习研究这些古籍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外可用来御强敌，内可用来安国邦；从小的方面来讲，一方面可以应用于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商业战争中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自己的智慧，提高人生修养，所以是有着重大意义的。

编者在编订过程中殚精竭虑,力求为读者奉上一套精品图书,但由于水平和时间有限,错误疏漏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朋友和同行们多多指正批评。

编 者

目 录

儒门经济长短经(下)	(1)
卷五 霸 纪 中	(2)
卷六 霸 纪 下	(35)
卷七 权 议	(73)
卷八 杂 说	(109)
卷九 兵 权	(149)

儒门经济长短经 (下)

赵蕤(唐) 撰



卷五 霸纪中

七雄略 十八

臣闻：天下大器也，群生重蓄也。器大不可以独理，蓄重不可以自守。故划野分疆，所以利建侯也；亲疏相镇，所以关盛衰也。昔周监二代，立爵五等，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五。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、召相其治；衰则五霸扶其弱，所以夹辅王室，左右厥世，此三圣制法之意（文、武、周公为三圣。）。然厚下之典，弊于尾大。

自幽、平之后，日以陵夷，爵禄多出于陪臣，征伐不由于天子。吴并于越（越王勾践败吴，欲迁吴王于甬东，与百家君之。吴王曰：“孤老矣，不能事君。”王遂自刎死。越王灭吴。），晋分为三（晋昭公六年卒。六卿欲弱公室，遂以法尽灭羊舌氏之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以其子为大夫。晋益弱，六卿皆大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共杀智伯，尽分其地。至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王赐赵、魏、韩皆命为诸侯。晋遂灭。），郑兼于韩（郑桓公者，周厉王少子也，幽王以为司徒。问太史伯曰：“王室多故，予安逃死乎？”太史伯曰：“独有洛之东土、河济之南可居。”公曰：“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地近虢郃，虢郃之君贪而好利，百姓不附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，请试居之，民皆公之民也。”桓公曰：“善。”竟国之。



至后世君乙，为韩哀侯所灭，并其国。郑遂亡。），鲁灭于楚（鲁顷公二年，楚考烈王灭鲁。鲁顷公亡迁于卞邑，为家人。鲁遂绝。）。海内无主，四十余年而为“战国”矣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狙诈之兵，蚕食山东，山东患之。

苏秦，洛阳人也，合诸侯之纵以宾秦；张仪，魏人也，破诸侯之纵以连横。此纵横之所起也。（议曰：《易》称：‘先王建万国，而亲诸侯。’孔子作《春秋》为后世法。讥世卿不改制，世侯。由是观之，诸侯之制，所从来上矣。荀悦曰：“封建诸侯，各世其位。欲使视人如子，爱国如家，置贤卿大夫，考绩黜陟，使有分土而无分人。而王者总其一统，以御其政。故有暴于其国者，则人叛。人叛于下，诛加于上。最以计利思害，劝赏畏威，各竞其力，而无乱心。天子失道则侯伯正之，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。虽无道，不虐于天下，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人者也。”曹元首曰：“先王知独理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理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进。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。兼并路塞，逆节不生也。”陆士衡曰：“夫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乎悦下，为己存乎利人。夫然则南面之君，各矜其治；九服之人，知有定主。上之子爱，于是乎生；下之体信，于是乎结。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，雄俊之人无以寄霸王之志。”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。夫兴衰隆弊，理所固有；教之废兴，存乎其人。愿法期于必凉，明道有时而暗。故世及之制，弊于强御；厚下之典，漏于末折。浸弱之衅，遘自三季；陵夷之祸，终于“七雄”。所谓“木大必折，尾大难掉”，此建侯之弊也。

苏秦初合纵，至燕。（周武定殷，封召公于燕，与六国并称王。）说燕文侯曰：“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粟支数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门之饶，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田作，而足于枣栗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！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所以然乎？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秦、赵相毙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、九原，过代、上谷，弥地数千里，虽得燕城，秦计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！今赵之攻燕也，发号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数十万之军，军于东垣矣。渡呼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距国都矣。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战于千里之外；赵之攻燕也，战于百里之内。夫不忧百里之患，而重于千里之外，计无过于此者。是故，愿大王与赵从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事矣。”燕文侯许之。

（乐毅献书燕王曰：“比目之鱼，不相得则不能行，故古者称之，以其合两而如一也。今山东不能合弱而如一，是山东之智不如鱼也。又譬如军士之引车也，三人不能行，索二人，五人而车行矣。今山东三国弱而不能敌秦，索二国，因能胜秦矣。然而山东不知相索，则智固不如军士矣。胡与越人，言语不相知，志意不相通，同舟而渡波，至其相救助如一。今山东之相与也，如同舟而济，秦之兵至，不能相救助如一，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。夫三物者，人之所能为也。山东主遂不悟，此臣之所为山东苦也，愿大王熟虑之。今韩、梁、赵三国已合矣。秦见三晋之坚也，必南伐楚。赵见秦之伐楚，必北攻燕。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，秦久伐

韩，今秦之伐楚，燕必亡。臣窃为大王计，不如以兵南合三晋，约成韩、梁之西边。山东不能为此，此必皆亡矣。”燕果以兵南合三晋。

赵将伐燕，苏代为燕说赵王曰：“今者臣从外来，过易水，见蚌方出曝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挟其喙。鹬曰：‘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必见蚌脯。’蚌亦谓鹬曰：‘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见死鹬。’两者不肯相舍，渔父得而并擒之。今赵且伐燕，燕赵久相支，以弊其众，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！愿大王熟计之。”赵王乃止。

齐宣王因燕丧，伐燕，取十城。燕易王谓苏秦曰：“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”秦曰：“请为王取之。”遂如齐，见齐王，拜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“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：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鸟喙者，为其愈充腹而与死人同患也。今燕虽小弱，即秦王之女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。今使弱燕为雁行，而强秦推其后，是食鸟喙之类也。”齐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秦曰：“臣闻：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而为福，因败而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归燕十城，燕必大喜。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讎而结硕友也。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于是归燕十城。）

苏秦如赵（赵之先与秦同祖，周缪王使造父御，破徐偃王，乃赐造父以赵城，赵氏世为晋卿也。），说赵肃侯曰：“臣窃为君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民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，则民安；择交而不得，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，齐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。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。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，齐必致鱼盐之海，楚必致橘柚之园，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；



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。

夫秦下轂道，则南阳危；劫韩包周，则赵自操兵；据卫取淇、卷，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危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，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。燕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名山大川之险，稍稍蚕食之，傅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、魏之窥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臣闻：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；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；汤武之士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。诚得其道也。是故，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，固已形于胸中矣。岂掩于众人之言，而以冥冥决事哉！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，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；料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，西向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！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，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！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，以与秦。秦成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笙竽之音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，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熟计之。

臣闻：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强兵之臣，得陈忠于前矣。故窃为大王计，莫若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、赵从亲，以叛秦。合天下之将相，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刑白马而盟。约曰：秦攻楚，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；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粮道，赵涉河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（今沧州也），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（今贝州也）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，以害山东矣！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

（秦既破赵长平军，遂图邯郸。赵人震恐，东徙。乃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“武安君擒马服子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又欲图邯郸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代曰：“赵亡则秦王矣！夫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，七十余城，南取鄢郢、汉中，北擒马服之军，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不益于此。赵亡即秦王矣。以武安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欲无为之下，固不得矣。秦攻韩，围邢丘，困上党。上党之人皆归赵，不乐为秦人之日久矣。今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。君之所得，无虑几何？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之功也。”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：“秦兵疲劳，请许韩赵之君割地以和。”秦既罢兵，赵王使赵赦约事秦，欲割六城而与之。虞卿谓王曰：“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？其力尚能进，爱王而弗攻乎？”王曰：“秦之攻我，无余力矣，必以倦归耳。”虞卿曰：“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

倦而归，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耳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弗与，则弃前功而兆后祸也；与之，则无地以给之。语曰：‘强者善攻，弱者善守。’今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强之秦而割逾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”王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，王以问之。缓曰：“不如与之。”虞卿曰：“臣言勿与，非固勿与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，秦之深仇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王失之于齐，取偿于秦。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，且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秦之重赂必至于赵而反请和于王。秦既请和，韩、魏闻之，必尽重王；重王，必出重宝以一于王。则是王一举而得三国之亲，而秦益危矣。”赵王曰：“善。”即遣虞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虞卿未及发，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亡去。

秦围赵，王使平原君入楚从亲而请其救。平原君之楚，见楚王说以利害，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。毛遂乃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“纵之利害，两言而决耳。今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，何也？”楚王叱曰：“胡不下！吾与汝君言，汝何为者！”毛遂按剑而前曰：“王之所以叱遂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恃楚国之众，王之命悬于遂之手矣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立为天子，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。今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莫能比而不能当也。白起，小竖子耳，率数万之众，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鄢、郢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前人。此百代之怨，赵之所羞而



王不知耻焉。今合纵者为楚不为赵也。”楚王曰：“苟如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以从。”楚于是遂出兵救赵。

赵孝成王时，秦围邯郸，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。魏王使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汤阴不进。魏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，令赵帝秦。此时鲁连适游赵，会秦围邯郸。闻魏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“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”平原君曰：“胜请为介绍。”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。新垣衍曰：“吾视居此围城之中，皆有求于平原君也。今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，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乎？”鲁连曰：“世以鲍焦为无从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众人不知为一身，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，权使其士，虏使其人。彼即肆然为帝，过而为政于天下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，吾不忍为之人也。所以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。”衍曰：“先生助之，将奈何？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齐、楚则固助之矣。”衍曰：“燕则为请以从矣。若乃梁者，即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？”鲁连曰：“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。使梁见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”衍曰：“秦称帝之害何如？”连曰：“昔者，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‘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东藩之臣田婴后至，则斩！’齐威王勃然怒曰：‘叱嗟，而母婢也！’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！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”

衍曰：“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足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！”鲁连曰：“呜呼！梁之比秦，若仆耶？”衍曰：“然。”鲁连曰：“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”衍愕然曰：“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恶



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连曰：“固也。待吾将言之。昔者，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纣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故献之纣。纣以为丑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拘之牖里之库，百日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王，卒于脯醢之地？齐愍王将之鲁，夷维子为御，执策而从，谓鲁人曰：‘子将何以待吾君？’鲁人曰：‘吾将以十太牢待子君。’夷维子曰：‘子安取礼而来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管钥，摄衽抱机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若乃退而听朝也。’鲁人投其钥，不果内，不得入于鲁。将之薛，假途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愍王欲入吊，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‘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，设几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。’邹之群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将伏剑而死！’故不敢入于邹。邹、鲁之大夫，生则不能事养，死则不得赠襚，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、鲁，邹、鲁之臣不果内。今秦，万乘之国也。梁亦万乘之国也。万乘之国，交有称王之名，睹其一战而胜，遂欲从而帝之，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。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，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，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，处梁之宫，梁王安得晏然？而将军又何得故宠乎？”于是，新垣衍起，再拜，谢曰：“吾请出，不敢复言帝秦！”秦将闻之，为退军五十里。）

苏秦如韩（韩之先与周同姓，事晋，得封于韩，为韩氏。后周烈王赐韩侯，得列为诸侯也。），说韩宣王曰：“韩北有巩洛、成皋之固，西有宜阳、商阪之塞，东有宛、穰、洧水，南有陁山，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。天下之强弓劲弩，皆从韩出。韩卒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，远者枯洞胸，近者镞掩心。韩之剑戟，则龙泉、太阿，皆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。夫以韩

卒之劲，与大王之贤，乃西面而事秦，交臂而服焉。羞社稷而为天下笑，无大于此者也！是故，愿大王熟计之。大王无事秦，事秦必求宜阳、成皋。今兹效之，明年又复求割地，与之，则无地以给之；不与，则弃前功而受后祸。且夫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，而逆无已之求，此所谓市怨结祸者，不战而地已削矣！臣闻鄙谚曰：‘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’今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，何异于牛后乎？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窃为大王羞之！”韩王勃然作色，按剑太息曰：“寡人虽不肖，不能事秦！”从之。

（韩攻宋，秦大怒，曰：“吾爱宋，韩氏与我交，而攻我所甚爱，何也？”苏秦为韩说秦王曰：“韩氏之攻宋，所以为王也。以韩之强，辅之以宋，楚、魏必恐，恐必西面而事秦。王不折一兵，不杀一人，无事而割安邑，此韩氏之所以祷于秦也。”韩惠王闻秦好事，欲罢其人，无令东伐，乃使水工郑国来间秦，说秦王，令凿泾水以溉田。中作而觉，诛郑国。郑国曰：“始臣为间，然渠成亦秦之利。臣为韩延数年命，为秦开万代之利也。”王从之。）

苏秦如魏（魏之先，毕公高之后，与周同姓。武王伐纣，封高于毕，以为姓。毕万事晋献公，献公封万于魏，以为大夫。后周烈王赐魏，俱得为诸侯。），说魏襄王曰：“大王之地，南有鸿沟、陈汝南，东有淮、颍、煮、枣，西有长城之界，北有河外、卷、衍。地方千里，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庑，曾无刍牧之地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鞞鞞殷殷，若有三军之众。魏，天下之强国也；王，天下之贤主也。今乃有意西面

而事秦，称东藩，筑帝宫，受冠带，祠春秋。臣窃为大王耻之。臣闻：越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